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资助出版丛书 ◎ 之三十四



沧桑刺桐

傅宗文 著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资助出版丛书 ◎ 之三十四

沧桑刺桐

傅宗文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沧桑刺桐/傅宗文著.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9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资助出版丛书)

ISBN 978-7-5615-4036-7

I. ①沧… II. ①傅… III. ①泉州市-地方史 IV. ①K295.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90072 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编:361008)

<http://www.xmupress.com>

xmup @ public.xm.fj.cn

沙县方圆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9×1240 1/32 印张:15.5 插页:2

字数:380 千字 印数:1~1 500 册

定价:42.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蔡襄楷书真迹《万安桥记》原碑石

(作者 1987 年参观蔡公祠留影)

刺 桐 赞（代序）

远古伊始，今福建大地便繁植刺桐花。

暮春时节，刺桐枝头一排排亭亭玉立的蓓蕾，顷刻间迎风怒放。“初见枝头万绿浓，忽惊火伞欲烧空。”^① 花朵，如泼血般鲜红，像烈火般明亮，似云霞般灿烂。红艳艳，红得刺眼，红得醉人。它成了一个魅力汇聚的符号，力量爆发的推力，永远令目击者心灵震撼，炽情沸腾，精神提振。

可刺桐的枝干却显得寒碜。枝柯嶙峋，躯干皲裂，树龄老时，枝枯皮黑，佝偻龙钟。然而，它却最适宜于福建的环境，能够不择地而生：岩岩群山，沙砾蛤蜊，风刀霜剑，雨卧雪餐，都不曾阻扼它的种子萌芽、茁壮、成长。它的生活史是一曲征服自然力的凯歌，意涵深沉，启人心智。所以古越人及其以后的汉族移民，无不喜爱刺桐花，并广事栽种。今福建北部丛山密林，建

^① 王十朋《梅溪后集》卷二〇，《刺桐花》。

溪岸边却呈现一派“刺桐花下路高低”^① 景象。西部地旷人稀，人虑“地僻寻常来客少，刺桐花发共谁看?”^② 但它依然被人们所青睐。沿海城乡，刺桐茂盛。“海曲春深满郡霞，越人多种刺桐花。”^③ 它真真成了人们上口吟唱，挥毫丹青，下笔题咏，人见人爱的花木。刺桐花不但给种植者以视觉上的观赏美感，而且以其枝干上的尖刺创造防卫功能上的突出价值。尖刺遍布的刺桐枝干像古代冷兵器钉楂那样令人生畏。因此，它曾经被古越人圈种于山间草屋、江海水栏周围，借以防止虎狼的袭击和盗贼的骚扰。

中原移民南来后，借鉴百越原住民的生活实践经验，也在聚落和田园周边修建起刺桐刺篱来。他们干得更出色，在繁密的刺桐树下栽种播田花，让它的藤蔓缠绕刺桐，互相纠结，形成一道厚实而又布满尖刺的篱笆。这就既能发挥它的防卫功能，又能把小农住宅装扮成一个红绿相间、刺篱围护的田园庭院，在闽南大地上构筑一道深具特色的风景线。

不仅如此，刺桐还是物候信息树。

北宋丁谓的《刺桐花》诗云：

闻得乡人说刺桐，叶先花后始年丰。

我今到此忧民切，只爱青青不爱红。^④

宋太宗至道年中（995—997年），丁谓任福建路转运使，因公莅泉，从老百姓那儿听到刺桐物候岁占。原来，雨水充沛，刺桐便先长叶后开花，否则便不吐叶而只开旱花。农民琢磨花信，

^① 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二九，《建宁府·诗》，方干《题画建溪图》。

^② 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三二，《汀州·诗》，张籍《送汀州源使君》。

^③ 《全唐诗》卷七四六，陈陶《泉州刺桐花咏兼呈赵使君》。

^④ 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三〇，《泉州·泉南花木诗》引。作者误作韩偓，今据宋人文集所引改正。

斟酌农事，减少生产的盲目性，自然收便利于预期。

大概从宋代伊始，晋江、九龙江以及木兰溪流域三个州军即已惯称为“闽南”^①。据传当年刺桐也只繁殖于“上至兴化，下至漳而已”^② 的地域范围内。地以物名，物以地贵，所以宋代闽南三州军又别称“刺桐乡”^③。刺桐与闽南融为一体，成了闽南域名的代称，它的一花一叶，无不渗透着闽南乡园的风韵，表征着闽南人战天斗地的劳动创业精神。

“刺桐乡”之外，“刺桐城”就又成为诗文中的新词汇。

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武荣州正式改称泉州，其治所不久便从丰州（今南安市丰州镇）东移至今泉州旧城区。徙治初期，百废待举，主政者一定是从乡间刺桐藩篱获致灵感，“泉州初筑城日，绕城植刺桐，故谓之桐城。”^④一部中国古代的城市建筑史，实际上就是数千年中竹木栅栏城、夯土城与砖石城共存并且互相转化的历史。所以，最早的泉州城（即所谓子城）借刺桐繁植为垣墙并非历史特例。东晋政权匆忙移治于建康（今江苏南京市），台城（宫城）之外，都城只设竹篱。史载：“江左初立，并用篱为之。”^⑤京师如此，州县城郭竹木栅栏为垣的情形便可想而知。甚而时至南宋后期，仍有城市“以竹木为栅”圈作垣墙^⑥。所以，自从太宗、真宗时人曾会创用泉州“刺桐城”一词以后，仁宗年中，吕造《刺桐城》一诗又展示意涵：“闽海云

^① 王十朋《梅溪后集》卷二六，《泉州新修北楼记》；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三五，《兴化军·四六》引张渊《谢表》。

^② 何乔远《闽书》卷三三，《建置志·泉州城》。

^③ 郑杰《闽诗录》丙集卷九，林光朝《送别陈侍郎应求知泉州》。

^④ 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三〇，《泉州·风俗形胜》。

^⑤ 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二〇，《城阙志》引《宫苑记》。

^⑥ 凌万顷、边实《（淳祐）玉峰志》上，《城社》。

霞绕刺桐，往年城郭为谁封？”^① 于刺桐、城郭之间画上等号。后来，南宋孝宗年中，王十朋《石笋桥》诗又凿凿指明：“刺桐为城石为笋。”^② 于是，“刺桐城”、“桐花城”、“桐城”的诗歌文章，联篇累牍，它与“刺桐乡”一起，沸沸扬扬地诠释了“海曲春深满郡霞”诗句的历史意境。

月是故乡明，花是故园美。古代中国数千年中以家庭小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结构盛行不衰，户口群体与乡园世代相联系的生活方式，构建和世代沿袭下来的故园观念深深地扎根于中华民族肢体内部。唐宋以降地方小商品市场有过迅速增长，扩大了小农经济活动的市场模式和投入小商品经济圈的人群，进一步发掘出地方物产的精粹，提升了人们对地方文物的认识，故园观念更获致充实和扩展，从而把自古以来孕育起来的对故园一草、一木、一山、一水的真情实感升华到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去。当时，随着中国北方社会动荡而不得不南迁的中原移民，自落脚“丘陵王国”闽南大地以后，“梅洋三郎”型的先民们，历尽艰辛，胼手胝足，治山治水，年复一年，父死子继，建起家园，重塑河山。艰难备尝情更深。惟其如此，闽南居民钟爱家园的情感，便格外浓烈，格外持久。他们对家园的这份挚情，便也经由陈年旧月的冶铸，从与故乡草木山水的结合，进而移情集中于刺桐身上。看，刺桐乡里刺桐花儿红：崖畔坡头，路边村旁，城周巷内，挺立的刺桐铁骨摩云，火炬烧空，像头盔顶上红缨飘拂、剑拔弩张的武士，无处不在守卫着闽南人的家园。刺桐花就是闽南人家园的最佳标志。它的繁花丽色就是闽南人钟爱家园沸腾热血的天然象征。难怪乎漫漫千百年来，闽南人就与刺桐花建立了

① 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三〇，《泉州·景物》引。

② 王十朋《梅溪后集》卷十九。

特殊的人与花关系，姑且把它称为刺桐花情结吧。唐末泉州人陈樵，中举后供职京师，一时告假返梓。友人送别时劝他：“帝京须早入，莫被刺桐迷。”^① 这位陈樵，身在京师，总是念念不忘故园，常常夸赞刺桐。因此当他告假回乡省亲时，亲朋好友深恐他为魂牵梦萦的刺桐所羁，迟滞时日。泉州南安人刘昌言，大约于南唐元宗李璟保大四年（946年）攻取闽南之后应举未第，作诗自遣，末句云：“唯有夜来蝴蝶梦，翩翩飞入刺桐花。”^② 以显然傲岸心态，讥诮科举应试无异是庄周梦蝶，不如早早归去赏玩故园的刺桐花。刺桐花在这二位古代闽南先贤的心目中，无疑魅力十足，它所蕴含的乡情乡思是如此厚重，所以能发挥难以抗拒的羁绊和召唤的精神影响。正因如此，于是有人在惜别场合，一反唐人灞桥折柳方式，改取“去时期刻刺桐花”^③ 的时髦作法。

然而闽南人并不仅仅满足于刺桐花所饱含的乡土情思，古人还进而开掘其所能具有的哲学意蕴。

明代泉州人杨世显青少年时生活于家乡，长辈为他在清源山南麓建筑书房。书房周边栽满生机盎然的刺桐树。每逢明月跃上清源山巅峰，如水的月光泄辉刺桐梢头，参差的树影投落书房窗前，晦明动静，遐想联翩。这时或散步树下，仰望浩云碧霄，冰轮含情；或悠然长啸，如风穿层林；或对月抚琴，如珠坠玉盘。在这清夜里，刺桐掩映，月色如画，是它们二者，构建了开启心灵智慧之窗的时空环境，因此，他把书房命名为“桐月山房”。后来，杨世显登第仕宦，供职京师，又总是不忘故乡的“桐月山房”，一再请求友人为它撰写文章，准备携归勒石纪念。他答复

^① 李调元《全五代诗》卷二〇，曹松《送陈樵校书归泉州》。

^② 吴处厚《青箱杂记》。

^③ 李调元《全五代诗》卷八一，徐夤《春末送陈先辈之清源》。

友人为何“恋恋”桐月山房时说：

君子小人，见或不同。刺桐，乡之桑梓也，我则敬止；清源，乡之高山也，我则仰止。彼显忌隐，贵忌贱，得鱼、兔而忘筌、蹄者，非我俦也。^①

杨世显认为：“君子”、“小人”的价值观根本不同。“刺桐”在他眼中就是古来象征并代称故园的“桑梓”，他衷心为之“敬止”；“清源”，故园的名山，他真诚地对之“仰止”。他不是那些显达便厌恶晦隐，富贵便卑视贫贱，捕到鱼便忘记鱼“筌”（渔具）、捉到兔子便忘记兔“蹄”（捕兔工具）的人。显然可见，杨世显之“恋恋”刺桐，并不仅仅由于它表征了故园，还在于他是鱼“筌”、兔“蹄”，在促成他走向成功的人生征程中，刺桐竟然异乎寻常地发挥了鞭策作用。不错，刺桐金钩铁骨，红锷刺空，启人心扉，砺人斗志，激人豪情，催人奋进，时刻给“桐月山房”主人以精神力量。正因此，杨世显不能不心悦神服地“敬止”。而《桐月山房记》的作者从中又抽绎出“身庙堂而怀江湖之忧，迹市朝而心丘园之乐。其出处进退，虽忧乐埒，其道无不在也”的人生哲学理念，处世之“道”的奥秘。这也就是杨世显对桑梓“恋恋”而未能忘却的经过儒家思想体系锻就的刺桐花情结。做了官仍能关注民间疾苦，住城市记取山野乐趣，方能在官与民、富与贫、贵与贱之间，不但能保持平衡心态，而且要心藏大千世界，永葆处世之“道”青春常驻。这样，刺桐花情结的内涵极大地获得发掘，从而提升到人生观的更高层面上去。

岁月悠悠，人事如流。扎根闽南的越汉各族移民，自然由于财产划分、祖籍相异或姓氏族群等等的不同而形成互相区别开来

^① 周学曾《（道光）晋江县志》卷十二，《古迹志》引王褒《桐月山房记》。

的人口群体，但既为闽南居民，又都有着相同的“恋恋”故园的刺桐花情结。所以，尽管他们宋元时期由于从事海上丝瓷香药贸易业而辗转于东西洋各寄碇港口，或“住冬”、“压冬”徙居于异域外蕃，但在各自的心目中，闽南的山，是故园的山；闽南的水，是故园的水；闽南的明月，是故园的明月。“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① 各自的老家都在似火刺桐花、如水明月光的辉映里。

历史告诉人们，闽南人具有极强的创造性和凝聚力。就是在这方原先荒寂、贫瘠的土地上，经过世代挥锄，造出如画的田园，播下文明历史的种子；在无涯的沧海上，怒展风帆，驶向亚非海天接处的远方；在雪浪翻卷的岸边，串珠般的港口，有如天上撒下春花。珠串上，当年世界级大贸易港——刺桐，巍然挺立在太平洋西海岸，闪灼耀眼光芒……

呵！俏刺桐，你是喷射火焰的树，你是誉满寰宇的城，你是华蕃共建的港，你是永垂青史的碑。愿刺桐花的红光照亮碑上的字。那碑上铭刻着闽南儿女为你而付出多少辛劳，立下多少战功；也铭刻着海上丝瓷香药之路成长历程中，刺桐几度红？花开花落，帆擎帆收，盛衰嬗递，巨港沧桑！

① 《全唐诗》卷一四三，王昌龄《送柴侍御》。

目 录

刺桐赞（代序）	(1)
第一章 桃榔土润蛮烟合	(1)
一 徙居岸岛 移泊闽海	(1)
二 渔火鲸波 畜火烧空	(20)
第二章 天公分付水生涯	(27)
一 亦渔亦农 开建功	(27)
二 南海扬帆 南岛垦荒	(35)
第三章 苍官影里三州路	(58)
一 梅洋三郎 斩荆劈棘	(58)
二 奔向海洋 气贯长虹	(71)
第四章 每岁造舟通异域	(84)
一 风生湾海 潮涌笋江	(84)
二 南北夹峙 舶司姗姗	(100)
三 徒远新政 出手不凡	(108)

四	顺济祭海 通远祈风	(132)
第五章	大商航海蹈万死	(159)
一	海洋族群 梢水源源	(159)
二	林木森森 海舶称雄	(164)
三	桥道网络 城乡珠联	(172)
四	海峡飞渡 东洋畅通	(183)
五	浮亚泛非 岁月峥嵘	(196)
第六章	大舶高樯多海宝	(205)
一	花舞泉缎 玉琢青瓷	(205)
二	犀象连艘 香药满艤	(237)
第七章	满市珠玑醉歌舞	(247)
一	连甍富饶 东方明珠	(247)
二	港口市镇 众星拱卫	(266)
三	人杰地灵 海商奔进	(286)
四	物华天宝 蕃商接踵	(306)
五	住蕃异域 华人先锋	(350)
六	习俗化移 蕃雨蛮风	(360)
第八章	刺桐花谢刺桐城	(369)
一	一场酷旱 十年兵乱	(369)
二	防倭禁海 商机断送	(383)
三	浴火重生 新港辉煌	(392)
附录一	宋太师鄂国公传	(411)

附录二	先君（陈偁）行述（部分）	(414)
附录三	九日山市舶祈风石刻校注	(416)
附录四	昭惠庙记	(425)
附录五	石井镇安平桥记	(427)
附录六	金墩黄氏祠堂图记（部分）	(429)
附录七	南外宗孙由馥府君遗嘱	(431)
附录八	元武略将军一庵金公传赞（部分）	(433)
附录九	元代地契	(435)
附录十	末代江山犹有一枝俏 ——宋元外国人第一本刺桐见闻录评价	(444)
后 记		(480)

第一章

桃榔土润蛮烟合^{*}

一 徙居岸岛 移泊闽海

(一) 史迹历历

今福建所辖境域，从古便自成一格。三面环山，一方临海。境内高山丘陵盆地平原纵横交错，林木葱茏，水源丰沛，气候湿润，适宜于各种生物的进化发展，也为以采集、狩猎与捕捞为生存手段的古人类，提供食物丰裕的家园。2002年至2003年中，泉州市深沪湾与围头至石圳一带海岸发现一批时间约80万—50万年前的旧石器制品，并经有关的专家会议确认。1999年至2000年中，三明市岩前镇岩前村万寿岩灵峰洞与船帆洞各发现一批距今十多万年前的旧石器遗存与哺乳动物化石。1990年漳州市北郊莲花池山与竹林山发现一批距今8万—4万年前的旧石器制品。2005年东山县金銮湾海边发现距今3万年人工砍砸的石核工具。2001年武夷山市牛栏后山发现人工打击痕迹的砾石

* [明] 张羽《闽中春暮》诗句。

石核。2000年宁德市霍童镇芦坪岗和瓦窑岗发现距今2万—1万年的石核、石片工具。此外，古人类化石也时有发现。2010年底，考古人员在武平县岩前镇东瓜炭山猪仔笼洞发现两颗距今六七万年晚期智人牙齿化石与大批动物骨骼化石。2003年龙海市发现距今3万—2万年的“西山人”化石。1988年清流县沙芫乡洞口村狐狸洞发现“清流人”、1981年东山县发现“东山人”、1990年漳州市北郊甘棠东山发现“甘棠人”化石，时间均距今1万年左右。至于时间距今数千年的各类文化遗址，其分布范围更为广泛，数量尤为惊人。历史事实表明，今福建辖境内有着一部铁铮铮无可否认的绵延数十万年不曾间断的人类生活史，呈现树木年轮环环相扣的推进模式，为中华民族灿烂的编年史添上地缘经济文化多元多彩浓重的一笔。

福建地处中国东南海隅，山海阻隔，相较一马平川的中原大地，其经济文化发展，曾长期滞后，以致休养生息其间的社会人群的确切信息，也久久不为人所知。战国时期，基于石斧、石锛使用人群的特殊性，中原知识界给出了一个概括性名词：“扬汉之南，百越之际。”^① 后来又划出一个更明确的区域：“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粤杂处，各有种姓。”^② 既然“种姓”“杂处”，则亦必人以类聚，地以群分，于是战国时期另一部典籍《周礼》，在细分当时中原外围族群集团时，将百越地域的人群，列入几个称为“四夷”、“八蛮”、“七闽”大类别中去。今福建简称“闽”，因之颇有学人便以今套古，断言这个叫法自古已然。

早在20世纪30年代，厦门大学叶国庆教授广征博引，考证

① 《吕氏春秋》卷二〇，《恃君览篇》。

② 班固《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注引臣瓚曰。

早期闽部落生活在今浙江南部^①。如《山海经》卷一〇《海内南经》指出：“闽中山在海中。三天子彰山在闽西海北。”卷一三《海内东经》又指出：“浙江出三天子都，在其东，在闽西北，入海余暨南。”据学者研究，《山海经·海内经》四篇系西周著作^②。三天子彰山、三天子都均系今安徽黄山古称。因此，至迟西周时期闽部落所在的自然地理方位已十分明白。大概独立活动的闽部落后来遭遇越王勾践“引属东海内、外越，别封削焉”^③的政治扩张政策，与越政权实行联盟之后，自然联称为闽越。削通稍、鄣，即采邑封赏。《周礼·太宰》的“家削之赋”即采邑贡纳分封制度。这个做法至周元王四年（公元前472年）灭吴之年，明显加强。如“东瓯，越王所立也，即周元王四年越相范蠡所筑”^④。闽既与一时强盛的越国毗邻，便不能不接受勾践“定国立城”^⑤联盟措施，一时成为越国附庸。纷争岁月，浮沉无常，在经过周显王四十六年（公元前323年）楚威王大败越王无疆“而越以此散”，“滨于江南海上”；又经“秦始皇并楚，百越叛去”；再经秦将王翦于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南征百越之君”，旋置闽中郡为止，越人与闽越人、百越人完成了被迫南迁进入今福建的历史过程^⑥。

（二）武夷联盟

当中原大地进入夏商周国家形态时期，今福建境内因远古洪

^① 叶国庆《笔耕集》，厦门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1～159页。

^② 蒙文通《越史丛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5页。

^③ 《越绝书》卷八，《记地传》。

^④ 罗泌《路史·国名纪》丁引《越绝书》佚文。

^⑤ 赵晔《吴越春秋》卷五，《勾践归国外传第八》。

^⑥ 蒙文通《越史丛考·越人迁徙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